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老舍 / 著

老舍小说精选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主编 任溶溶

老舍小说精选

老舍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小说精选/老舍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1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典藏版. 中国卷/任溶溶主编)
ISBN 978-7-5342-5099-6

I. 老… I. 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0012 号



责任编辑: 平 静

美术编辑: 周翔飞

封面设计: 周翔飞

版面设计: 皮 皮

插 图: 洪万里 陆江云

严晓艳 丁 诚

责任印制: 林百乐 吕 鑫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典藏版

中国卷

老舍小说精选

老舍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知名作家里，像老舍这样以平民出身而跻身文坛的是为数不多的，而始终保持平民品格，在文学创作中以表现城市平民生活而大获成功者，唯老舍先生一人。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老舍”是他后来写作时所用的笔名。老舍出身寒苦，他从小就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耳闻目睹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激起了他对于社会邪恶势力的愤懑和对于生活在底层者的同情。这些给他的文学创作的选材和立意以深刻的影响。

从1925年老舍写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起，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写下了八百万字的作品，留下了许多传世名作。

老舍多以城市平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他能纯熟地驾驭语言,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人物性格独特鲜明,细节真实,再加之文笔讽刺幽默,诙谐轻松,因而作品深受人民喜爱,成为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语言艺术大师。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作品尤以长篇小说著称,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而他的中短篇小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马裤先生》等篇,或深沉厚重或幽默风趣或诙谐讽刺,都写得各有特色,其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有的还胜过长篇作品。此外,老舍在剧作方面也留下了许多传世经典,《茶馆》、《龙须沟》等均为中国话剧的扛鼎之作。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被誉为“抗战前夕中国最佳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祥子是一个年轻力壮、吃苦耐劳的人力车夫,他的全部理想是买一辆自己的车,做个“独立”、“自由”的车夫,而三起三落的买车挫折,却破灭了他人的人生理想,使他陷入绝望,最终,祥子变成了一个自私、无赖、病弱的行尸走肉。作者通过主人公“积极向

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的命运三部曲展开情节，整部《骆驼祥子》，就是祥子从自强上进而沦为自甘堕落的悲剧史。

祥子淳朴、善良、正直。他摔坏了曹先生的车，决意赔偿；为保护曹家，被孙侦探勒索了全部积蓄，却不拿取曹先生家产的一分一毫；他用“轻易不撒手”的钱帮助老马祖孙。这些细节，都描述了祥子的善良。

祥子有倔强的个性。他虽不擅言辞，但只要认定了自己的信念，谁也改变不了。他只想拉车吃饭，不肯做老板收租金；不肯与刘四讲和，尽管这样做可以继承大笔的财产。他身上带有农民式的倔强和固执，这种性格也使得他无法接受新事物，决定了他理想破灭以后不可能找到新路，必然走上自毁之途。

祥子一生都在反抗，却都流于盲目。他试图走一条个人奋斗之路。这种狭隘的意识使他变得自私、唯利是图。祥子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却用在意气用事、肆意报复上，使反抗流于消极、盲目，最终落了个自甘堕落的可悲结局。

祥子是城市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形象，其典型意义在于作者不仅真实控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恶，也揭示了个人奋斗不是劳动人民摆脱贫困改变境遇的正确道路的主题。作家抛开了之前幽默的写作风格，而以事实本身的抒写来达到悲剧化的效果。作品中的人物都在走着下坡路，从祥子、虎妞、小福子、二强子、老马祖孙，到曾经

威风一时的刘四爷，最终都在走向绝望、暗淡。正是由这些人物的悲剧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大悲剧。

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浓郁的古都风情，市井气息。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骆驼祥子》则偏重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场景，尤其是车夫的圈子、大杂院的生活。这些京腔京韵的北京风情为作品增加了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

《断魂枪》发表于1935年，是老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讲述了晚清时期一个老拳师“神枪沙子龙”的故事。开镖局的沙子龙身怀绝技，威震西北无敌手。然而现实的剧变使得他不得不把镖局改为客栈。表面上，他不谈武艺，甚至不再与人比武，似乎已经适应了时代的变化。然而小说中，那两次他在夜静人稀面对天上的群星时，一气刺出六十四枪的场景描写，便把沙子龙身处历史大变局时期的无奈、悲愤以及某种坚守表现得淋漓尽致，写活了一个小人物在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中的复杂心态。

毫无疑问，“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作品会给每一个读者带来难以忘怀的阅读体验。

编者

目录



骆驼祥子	1
柳家大院	288
马裤先生	301
上任	309
断魂枪	331

骆驼祥子



——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①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

① 车口，即停车处。



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①。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②。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

① 拉晚儿,指下午四点以后出车,拉到天亮以前。

② 嚼谷,即吃用。

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较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





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①的讲究一气儿由东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用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

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

① 从前外国驻华使馆都在东交民巷。



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①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

① 胶皮团，指拉车这一行。



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①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他没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

① 杀进腰，把腰部勒得细一些。



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①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

① 一边儿，即同样的。



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①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习，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的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及至人们问到，“认识呀？”他就又像装傻，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把腿溜出来了。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那撇着脚，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

① 瓠子，有的地区叫蒲瓜。圆筒形，细长，表皮淡绿色，果肉白色，可作蔬菜。

新手。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他的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得安全，舒服。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忽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的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边，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他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应当，他想好了，去拉包车。遇上交际

